

秦州直隸州新志

重纂秦州直隸州新志卷之十九

藝文

史有藝文志錄當代之著述兼及前代書籍之存者也州縣志有藝文篇錄此地人之著述兼及詩文之爲此地而作者也錄著述者舉書目錄詩文者載篇章然而書目嘗患遺漏篇章每多濫登豈非藏帙之易隱浮文之病繁古今有同慨歟秦州舊志藝文門不錄郡人所著書目而据摭詩文多至三百十一篇原其致多之由蓋第因人錄文因地錄文而去取之格有未盡嚴者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一

今於州先哲著述盡心搜採凡得百餘種都計二千餘卷至詩文篇章則無論州人之作與非州人之作要必嚴其格以決去取爲秦州錄藝文卽以秦州之地之事爲斷有關此邦之民生者錄之關此邦之文教武備者錄之關此邦之古迹故事者錄之關此邦之建置關此邦之人物者錄之有關民生關文教武備者上也文雖不工而亦錄關古迹故事建置人物者次也文必工而後錄持此以定去取雖亦因人錄文因地錄文而舊志所載自十減六七卽近人之製亦罔敢濫登矣若乃可

泉中丞之論志體謂必載鄉先生文字以爲矜式者其言或別有謂要非末學之所及知也志藝文第九

藝文一

詔敕不錄漢武帝宣帝報李廣趙充國諸詔者事在此地也

漢光武帝報隗囂書費云時陳倉人呂鮪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遣兵佐馮異

擊走之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

慕樂德義相思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鉛刀不可強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羣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爲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

漢光武帝賜隗囂書費云囂使王元行巡侵三輔馮異等擊破之囂乃上疏謝

有司以其言慢請誅其質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賜之書

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卽不欲勿報

漢光武帝勅岑彭

費云彭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囂於西城帝留蓋延耿弇圍

上邽而東歸因勅之

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三

漢光武帝賜馮異璽書

費云隗囂死其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

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

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

失斷金

南宋太祖褒贈姜道盛詔

元嘉二十年詔曰故晉壽太守姜道盛前討仇池志輸

誠力卽戎著效臨陣能清

劉真道裴方明並坐破仇池割斷金銀諸雜寶貨又藏楊

難當善馬下獄死故及之

近先登濁水殞身鋒鏑誠節俱亮矜悼於

懷

周武帝幸李賢第詔

武帝之在襁褓以避忌不利居宮中太祖令處賢家六載

乃還宮至是帝西巡幸賢第下此詔

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士良家勳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彼桑椹尚懷好音矧慈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並豫宴賜

宋太祖賜吐番尚波干勅書

費云建隆二年秦州首領尚波干傷殺采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四

造務卒知州高防以聞乃以吳延祚為雄武軍節度齋勅書代防安輯之

朝廷制置邊防撫甯部落務令安集豈有侵漁曩者秦州設置三砦止以采取材木供億京師雖在蕃漢之交不妨牧放之利汝等占據木植傷殺軍人近得高防奏汝等見已拘執聽候進止朕以汝久輸忠順必悔前非特示懷柔各從寬宥已令吳延祚往伸安撫及還舊地所宜共體恩旨各歸本州

仍以錦袍銀帶賜之尚波干等感悅是年秋乃獻伏羌地

宋太宗詔秦州

費云太平興國三年秦州諸族數來寇略故有是詔

秦州內屬三族等傾慕華風聿求內附俾之安輯咸遂

底甯近聞乘蕃育之資稔寇攘之志敢忘大惠來撓邊  
疆豈朕信之未孚而吏撫之不至並蠲釁咎特示威懷  
今後或更剽剝吏卽捕治實之於法不須以聞

後又來  
寇巡檢

劉崇讓梟其帥  
王泥猪首以徇

### 宋神宗封靈源侯勅門下省牒

元豐四年二月六日秦州牒封送到中書門下牒太常  
禮院奏准中書批送下左諫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充  
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羅拯奏勘會本路州府自春已來  
愆少雨澤尋差官遍詣秦州界祠宇多方祈禱終無顯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五

應夏麥無望民情不安

臣

訪聞秦州天水縣界有太祖

山湫水自來鄰近州縣每遇亢旱於本處迎取湫水多  
有感應遂齋戒差衙職往彼迎到湫水於四月二日到  
州設位致祭早晚與僚屬祈禱只於當日晚降雨至四  
日已後相繼大雨至七日方止約深二尺以上節次具  
本路州府狀申並是當月初四日已後相繼雨澤沾足  
夏麥亦救及分數秋禾並已立苗豐稔有望民心安帖  
臣尋下天水縣詢問父老多稱其太祖山在秦鳳成三  
州界首其山比衆山最高峰巒秀出其山半大石巖下

有湫泉一所水流涓涓不絕及有風穴透徹山頂時有霧氣每遇天旱遠近之人多來迎取其水前後屢有感應一方之人有所尊仰臣再三體訪委是詣實伏望特賜詳酌指揮封一爵號所貴一方之人永久尊奉候勅旨狀前批送院者當院看詳太祖山湫泉廟雖圖經不載入緣祈禱有應合封爵號伏祈 朝廷詳酌指揮候勅旨秦州湫泉廟時奉勅古者諸侯得祀其境內山川之神非使之邀福以利乎已也蓋神功德及民則思所以報之瞻言靈祠奠彼邦域此因旱暵嘉澤應祈有司

請焉宜有昭答疏爵錫號顯揚神庥宜特封靈源侯牒至准勅故牒元豐三年十二月牒大中大夫參知政事章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蔡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元豐六年八月日

奏疏

奏疏事關此州者錄之事雖不關此州而爲此州人物大節所關者錄之其餘不濫收也

漢

### 趙充國陳兵利害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

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并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并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

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并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并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并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

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升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升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趙充國上屯田奏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橐二十五萬二千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

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故也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

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  
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  
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趙充國上屯田狀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  
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  
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  
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

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  
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  
解羌虜之具也臣請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  
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  
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  
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  
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  
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賑羌虜揚威武傳  
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

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瘞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并小并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趙充國復上屯田奏

舊志載段穎言兵事二書今不錄者人既非此地之人事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十

亦非此地之事也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并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烽火幸通執及

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  
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  
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  
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  
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  
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  
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  
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  
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

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  
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  
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  
桓不可不憂今又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  
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  
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  
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兵遠  
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  
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

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  
陛下寬仁不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  
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東漢

來歙請伐蜀書

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  
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  
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  
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  
有不得已也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十二

元魏

李沖諫遣戍南鄭表

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  
逆所在奔命運糧環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  
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剋徒動民情連胡  
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剋鄭城然後差  
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  
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 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

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剋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旣未可以近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十三

力守西蕃甯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爲上

時用兵討漢中詔發雍岐兵戍南鄭

剋城則遣冲諫止之

皮豹子論秦隴兵事表

豹子時都督秦雍五州諸軍鎮守仇池既有濁水斧

山之捷遂取楊文德葭蘆城宋復令文德圍武都豹子取馬祁山文德回軍入覆津宋爲增兵益將令白水送糧武與運粟豹子上此表

義隆增兵運糧剋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仰

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以來經之  
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朞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顏枯  
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奸通  
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爲脣齒計文德去年八月與義  
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  
長安地平用馬爲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勾  
局一作人稱臺軍不多戍兵尠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軍  
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反掌承信其語回趣  
長安之兵遣文德蕭道成王虬等將領來攻武都仇池

望連秦隴進圍武都已經積日畏臣截後斷其糧路關  
鎮少兵未有大損今外寇兵強臣力寡弱拒賊備敵非  
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患事已  
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深責願遣高平突騎二  
千齎糧一月速赴仇池且可抑折逆民支對賊壘須上  
邽安定戍兵至可得自全糧者民之命也雖有金城湯  
池無糧不守仇池本無儲積今歲不收若高平騎至不  
知云何以得供援請遣秦州之民送運祁山臣隨迎致

表上詔高平鎮將率騎  
二千赴之道成等果退

李苗上明帝書

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倡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遺夫颺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僇將御惰卒不思長久之計務奇正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充國持重之規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強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今且宜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十五

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郡妖自散

魏書正光末二秦反叛侵及三

輔苗上此書時爲員外散騎侍郎

唐

權德輿劾裴延齡疏

舊志不載此疏而錄公他作甚多竊謂公文自有全集卽

唐文粹所錄亦十餘篇可勝錄乎此篇則其立朝大節也故舍彼而錄此

臣伏以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况經費之司安危所繫延齡頃自權判逮今閒歲不稱之聲日甚於初羣情衆口喧於朝市不敢悉煩聖德今謹略舉所聞多云以常賦

正額支用未盡者便爲贖利以爲已功又重破官錢買常平先所收市雜物遂以再給估價用充別貯利錢又云邊上諸軍皆至懸闕自今春已來並不支糧伏以疆場之事所虞非細誠聖謨前定終事切有司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爲時所抑醜正有黨結此流言何不以新收贖利徵其本末爲分析條奏又擇朝賢信臣與中使一人巡覆邊軍察其資儲有無虛實倘延齡受任以來精心勤力每事省約別收羨餘於正數各有區分邊軍儲蓄實猶可支身自斂怨爲國惜費自宜更示優獎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十六

以洗羣疑明書厥勞昭示天下如或言者非謬罔上實多豈以邦國重務委之非據臣職在諫曹合采羣議正拜以來今已旬日道路云云無不言此豈京師士庶之衆愚智之多合而爲黨共有讎嫉陛下亦宜稍回聖鑑俯察羣心况臣之事君如子事父今當聖明不諱之代若猶愛身隱情是不忠不孝莫大之辜敢瀝肝血伏待

刑書

貞元九年上拜德輿爲左補闕延齡除戶部侍郎仍判度支

宋

曹瑋論立遵求號贊普奏

瑋時知秦州羌人立遵佐喃廝羅自上書求號

贊普

贊普可汗號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處唵廝羅耶且復有求漸不可制

李師中議築渭涇兩城奏

師中時知秦州王韶欲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

以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

今修築必廣發兵大張聲勢及令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部族生疑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蕃族必乞修城砦因其所欲量發兵築城堡以示斷絕夏人鈔略之患部人必歸心唐於西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十七

張詵追訟范祥立古渭砦奏

皇祐中祥以轉運副使領秦州越廣吳嶺

築古渭砦坐削官去熙甯中既平洮岷以古渭為通遠軍詵時權運副奏理其冤

朝廷復洮隴故地自將帥至裨佐悉有功賞臣見洮渭父老言皇祐中轉運使祥因熟羌數被寇掠其部族願輸土置城以為守禦乃即古渭為砦祥此舉足以消沮邊隙可謂知攻守之利矣兵出少挫身黜謀廢臣竊悲

之冀推原舊功少賜褒卹使天下知祥死猶被恩且舒  
祥忠義之氣

奏上詔贈祥秘書  
錄一子未官者

明

胡忻陳礦銀之累乞免包納疏

頃閱邸報見陝西開礦御馬監大監趙欽題參西安府  
山陽縣拖欠礦金三十八兩有奇礦銀一萬四千二百  
餘兩鞏昌府秦州拖欠礦金三百六十五兩礦銀一萬  
二千二百餘兩業已奉有嚴旨勒限追完類進矣夫山  
陽西安下邑物力凋劫臣姑勿論臣秦人也請言秦包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十八

礦之苦秦州僻在山陬地瘠民貧銀礦雖有數處砂脉  
微細西金礦則絕無也往年該監奉命開採至於秦彼  
時撫臣駐節隔遠道臣抱疴靜攝州官代庖有傳舍心  
地方無主議之人惟憑開報懸坐銀歲幾萬兩金幾百  
兩秦地不產金顧安所得金而解之以故額數全逋礦  
銀雖有而出不及額輒令百姓包納始於村落漸及城  
市後又派之丁糧迄於今無人不包無地不包猶拖欠  
若斯之多也每當比追閭閻騷動雞犬靡甯筭楚並兼  
肢體殘破父母妻子不相保狼狽慘切之狀不忍見聞

恨無爲我皇上言之者夫有司之比追急於星火今將更急之百姓之愁苦甚於焚溺今將又甚之民不堪命不逃則死耳孰爲我皇上辦納完進礦課哉蓋法行於力之所可勉而勢難強於地之所本無秦地糧一萬七千零耳逃絕拋荒每完不及分數管糧官罰俸住俸無歲無之今又使之包礦包稅是責贏夫以責育之任也銀猶家戶所時有者鬻妻子賣田宅可以湊辦地不產金而責之包金是索石田以膏腴之穫也且有髓則骨可敲髓枯敲之何益有肉則心可剝肉盡剝之何益臣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十九

願我皇上念此一方民勅行撫按查核山陽縣秦州諸礦銀之多寡金之有無量加豁免庶礦額可完民困可蘇地方幸甚夫天下苦礦久矣臣不敢請而獨請此兩州縣卽兩州縣之礦臣不敢概望蠲而惟望少蠲不能包之金銀誠知聖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不敢漫爲激聒也惟聖慈垂察焉

雜文

自奏疏外但次朝代不分文體以免標識品目之紛煩

漢

趙壹報皇甫規書

壹西還道經宏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卽通壹遂遁去門

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遣主簿奉書追謝之壹報以書遂去不顧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轅兼道  
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君昭其懸遲以  
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  
當世消弭時灾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  
同亡國驕惰之志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  
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  
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  
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二十一

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  
趣但關節疚動膝灸壞潰請俟他日乃奉其情輒誦來  
貺永以自慰

舊志載李陵答蘇武書此書之  
僞前賢論之詳矣今故不錄

### 武都西峽頌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天姿明敏敦  
詩說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幼而宿衛弱冠典城有阿  
鄭之化是以三剖守符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動  
順古今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不肅而  
成不嚴而治執中主靜威儀抑抑督郵部職不出府門

政約令行強不暴寡知不詐愚屬縣趨教無對會之事  
傲外來庭面縛二千餘人年穀數登倉庫惟億百姓有  
畜粟麥五錢郡西峽中道危難阻峻緣崖作閣兩山壁  
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溪隄芒促迫財容車騎進不  
能濟息不能駐數有顛覆實墜之虞過者創楚惴惴其  
慄君踐其險若涉淵水歎曰詩所謂如集於木如臨於  
谷斯其殆哉因其事則早爲設備今不圖之爲患無已  
勅衡官有秩李瑾椽仇審因常繇道徒鑿燒破析刻召  
確嵬減高就埤平夷正曲奠安土石堅固廣大可以使  
浚瀆路亦安直繼禹之迹亦世賴福

揚雄趙充國評

始子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僞曰何其明也又觀遣雕  
庫行羌中告諭阻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畫  
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  
用兵與夫逞詐諛罷人於一戰者絕矣最末觀其語將

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爲國家忠計也語郎中曰  
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  
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言  
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  
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  
脫有能言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某事吾嘗言之上  
不用我也我則無負終不更犯顏色往復論也況於以  
守死而不欺豈復有哉

揚雄雍州箴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一一二二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閭闔畫爲雍垠上侵積石下  
礙龍門自彼氏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主  
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  
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甯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爲  
西荒南排勁越北啟疆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  
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贅衣

魏

曹植伏羲贊

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廚祭祀網

罟魚佃琴瑟以作時通神軒

曹植女媧贊

古之國君造簧作笙禮物未就軒轅纂成或云二皇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靈

晉

陸機紀信頌

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

王彪之伏羲贊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一二十三

悠悠皇犧體尊神澄無爲而化出道之凝不知有始冥感自興因應之迹畫象結繩

李暉誠諸子手令

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胸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淺深非吾勅誠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剋己纂修比之

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  
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  
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  
核真僞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  
勤省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  
色賞勿漏疏罰勿容親耳目人閒知外患苦禁禦左右  
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已明廣加諮詢  
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  
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謙饗饌

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  
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  
盛時海內猶稱之况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  
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爲當隨宜斟酌  
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於  
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讐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  
古人粗亦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  
有所損益計近便爲少經遠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

李嵩勗諸子書

吾負荷艱難甯濟之勳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孔周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

宋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一二十五

范蔚宗隗囂論

隗囂援旗糾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於大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以禦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沒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同成喪而爲其議者或未聞焉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嗟乎

後周

庾信秦州麥積崖佛龕銘 并序

麥積崖者乃隴坻之名山河西之靈岳高峰尋雲深谷  
無量方之鷲鳥迹遯三禪譬彼鶴鳴虛飛六甲鳥道乍  
窮羊腸或斷雲如鵬翼忽已垂天樹若桂華翻能拂日  
是以飛錫遙來乘杯遠至疏山鑿洞鬱爲淨土拜燈王  
於石室乃假馭風禮花首於山龕方資控鶴大都督李  
克信者以籍宿檀深悟法門乃於壁之南崖梯雲鑿道  
奉爲王父造七佛龕似刻浮檀如攻水玉從容滿月照  
曜青蓮影現須彌香聞忉利如斯塵野還開說法之堂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一二十六

猶彼香山更對安居之佛昔者如來追福有報恩之經  
菩薩去家有思親之供敢緣斯義乃作銘曰

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百仞厓構千  
尋松植陰兔假道陽鳥飛翼載輦疏山穿龕架嶺糾紛  
星源迴簇光景壁累經文龕重佛影雕輪月殿刻鏡花  
堂鐫石壁閻鑿山架梁雷乘法鼓樹積天香嗽泉珉谷  
吹塵石牀集靈真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水  
谷銀砂山藪石柱異嶺共雲同峰別雨冀城餘俗河西  
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法雲常住慧日無窮方域芥

盡不變天宮

隋

王氏墓銘

在清水東三十里車道溝五代渭州刺史張崇妻為盜所迫不屈而死家人葬

之後偽蜀王承檢築防番城至上邽山下獲一

瓦棺內無屍骨止有二蠅振然飛去中存一舌  
肉色紅潤堅如鐵  
石有小石刻篆曰

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年二十五適崇

三年而妊為盜所陷持節而逝銘曰車道之北邽山之

陽深深葬玉鬱鬱埋岡刻斯堅石煥乎遺芳地變陵谷

險裂城隍乾德丙年壞者合郎

此時偽蜀乾德丙子年合郎乃承檢小字因遷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二十七

於車道  
之北

伏生墓志銘

咸豐末年土人掘地得  
之上有大業六年字

伏生字大寶天水人也左銀青光祿大夫齊州刺史王

猛之孫惠性肅肅神量鏘鏘耿耿有伯起之風凝凝守

道安之器始觀通理靈渙變其本情幼述元門動志睿

於尚德藏心靜地愛道留詩知命遷神林呈異瑞

時年二十一終於白鹿山崖之側銘曰 帶苗賢

崇隆裳

子皎皎盛文惠力

起志氣消散仁風

息已馳神白鹿寄骸仙里

唐

無名氏姜安公墓誌銘

舊志載馮奉世趙壯侯墓表無論墓表之文西漢未

有且其文鄙俚款式稱謂皆宋以後俗也其為贗鼎何疑

公諱暮字孝忠秦州上邽人也江水導其源流泰嶽標其峻極開封疆於四履轉征伐於五侯允祚丕承英賢相嗣詳諸舊史可略於言曾祖園遠韻高情松貞桂馥祖正魏南秦州刺史冠軍縣公父景武康汶洮四州刺史廿四開府梁岷二州總管賜姓宇文氏諡忠莊公並車旗文物尊寵於當世風烈徽猷照燭於圖篆公門承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一二十八

世祿家藉慶餘清明在躬珪璋自潤造次必於仁孝顛沛必於忠厚學宗邱墳貫幽蹟之宏致行苞文質履中庸之至道詞華綺縠術妙韜鈴迴瀾萬頃崇墉百仞起家左侍上士隋文受禪授秦王右府司兵遷長史東閣祭酒除博州清平縣令四民仰化三欺自屏抑揚卓魯斟酌韋弦病免久之除并州晉陽縣長仍屬隋政不綱生靈塗炭羣后有瞻烏之望天下成逐鹿之情太上皇愍民橫流大庇交喪電照雷息濡足援手公投袂麾下贊揚興運謀若轉規辯同河瀉卽授正議大夫大將軍

府功曹參軍事尋授右光祿大夫又進位左光祿大夫  
仍授委蒲津監度兵馬京城清定遷光祿大夫轉相國  
府賓曹參軍事公以嘉祥紹至鐘石變音請從神宗之  
典屢上繁昌之奏以功封長道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  
爲隴右道安撫大使俄奉別旨被返還京授員外散騎  
常侍河東道招撫大使公綏安初附獎勵邊城窮民旣  
知所歸鄰境於焉日蹙暨乎妖孽咸蕩文軌大同懷佐  
時之略當惟良之寄拜持節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轉  
隴州刺史公褰帷望境建旗求瘼敦崇學校勸勉農桑

追善政於前良革澆風於薄俗突厥來寇授公左七總  
管尋而犬羊奔北有詔返公入朝惟帝念功方申後命  
輔仁多昧福善則虛枕疾彌留祈禱罔應藏舟不遠川  
逝不歸百年之壽未窮千月之期溘盡以貞觀元年八  
月六日薨於京第春秋七十王人弔祭諡曰安公禮也  
夫人同郡趙氏封廬江郡君昆陽公懿之女也爰以盛  
門作嬪公族禮均秦晉和猶琴瑟母師之德空留於昭  
範偕老之期俄歸於同穴以四年八月十三日薨於京  
第春秋六十粵以六年十月十日合葬於秦州東南宕

池谷乃爲銘曰惟公命世含章挺生壇宇高整鑑燭融  
明平臺碣館曳組飛纓化行兩邑實垂德聲巖巖極天  
泱泱表海英靈可嗣慶趾攸在文武相襲隨和競彩爰  
逮莊公鬱爲時宰炎精落鈕黃神應錄大壑縱鱗高衢  
騁足分符乘傳懷金鳴玉隙駟不留小年俄促亦有貞  
淑嬪容迴暎志性柔良風儀韶令絲枲兼美真草惟命  
兩劍終同孤鸞絕鏡言念返葬塗遵舊鄉丹旒委鬱哀  
挽淒鏘泉扃一闕元夜何長悲涼神道松檟成行

費云  
康熙

丁酉秦州人楊祖清得誌石於牧豎之手文字炳然而  
瑩兆已不可蹤迹矣因爲之卜地於淮河峪官道旁葬

秦州直隸州新志

卷之十九

藝文一

三十一

其誌而起塚立碣焉此文其當時所  
錄者惜不著其名然確是初唐手筆

韓愈故相國權公碑銘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  
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閒國也周衰入  
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  
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  
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  
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  
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皋

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諡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音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

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劑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嘗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

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  
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甯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  
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爲之不御朝  
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  
某月日葬於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  
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  
頤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  
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頤之罪旣貫不竟宜因賜  
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頤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

士及廷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  
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  
日去書不觀公旣以能爲文辭擅名累朝多銘卿大夫  
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俸餘公娶  
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旣葬其子監  
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權在商周世  
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邱詆訶  
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  
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

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  
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  
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李華權秘書銘

忠於而國孝於而家潔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壽爲  
善者何君不幸耶時不幸耶

柳宗元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於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  
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刑就加禮部尚書是年

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鰲老童  
孺填溢公門舞蹈歡呼願建碑記垂億萬祀公固不許  
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  
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  
興州興州之西爲寇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  
阻兵困於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土  
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至於青泥山又西抵於成州  
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  
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

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  
故運夫畢力守宰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  
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日而至昔  
之人莫得而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  
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卽山僦工由是轉巨石仆大木  
焚以炎火沃以食醢摧其堅剛化爲灰燼畚鍤之下易  
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  
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旣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  
土疏導江濤萬夫呼忭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舜

旣會旣遠澹爲安流蒸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虞專  
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  
又不可得名矧公之始來屬當歉歲府庾甚虛器備甚  
殫饑饉昏札徙死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  
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  
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  
有衆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  
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兵  
隙帥士而爲之不出四方之力而百役以就且我西鄙

之職官不能具舉惟公和坦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  
抑損貴倖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者行  
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工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爲  
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  
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白圭壑鄰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  
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碣  
碑勒石存之用永憲於後嗣

